

不進深為明公惜之。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。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。來訪華。華以書生白之。孔章曰：「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？」乃命犬以試。竟無懼色。狐曰：「我天生才智，反以為妖，以犬試我，遮莫千試萬慮，其能為患乎？」華聞益怒曰：「此必真妖也。」聞魍魅忌狗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。千年老精不能復別，惟得千年枯木照之，則形立見。孔章曰：「千年神木何由可得？」華曰：「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，乃遣人伐華表，使人欲至木所，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：『君何來也？』使曰：『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，多才巧，辭疑是妖魅，使我取華表照之。』」青衣曰：「老狐不智不聽我言，今日禍已及我，其可逃乎？」乃發聲而泣，倏然不見。使乃伐其木，血流便將木歸，燃之以照書生，乃一斑狐。華曰：「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，乃烹之。」

烏衣鬼軍記 又見搜神記

李 膺

散騎侍郎王祐疾困，與母辭訣。既而聞有通賓者曰：「某郡某里某人嘗為別駕，祐亦雅聞其姓氏，有頃奄然來至。」曰：「與卿士類，有自然之分。」又州里情便款然。今年國

家有大事，出三將軍分布徵發，吾等十餘人，為趙公明府參佐。至此倉卒，見卿有高門大屋，故來投與卿相得。大不可言，祐知其鬼神曰：「不幸疾篤，死在旦夕，遣卿以性命相託，答曰：『人生有死，此必然之事，死者不繫生時貴賤，吾今見領兵三千，須卿得度簿相付，如此地難得，不宜辭之。』」祐曰：「老母年高，兄弟無有一旦死亡，前無供養，遂歎歎不能自勝，其人愴然曰：『卿位為常伯，而家無餘財，向聞與尊夫人辭訣，言辭哀苦，然則卿國士也，如何可令死？吾當相為因起去。』」明日更來，其明日又來，祐曰：「卿許活吾，當卒恩否？」答曰：「大老子業已許卿，當復相欺耶？」見其從者數百人，皆長三尺許，烏衣為服，赤油為誌。祐家擊鼓禱祀，諸鬼聞鼓聲，皆應節起舞，振袖颯颯，有聲。祐將為設酒食，辭曰：「不須，因復起去。」謂祐曰：「病在人體中，如火當以水解之。」方取一杯水，發被灌之。又曰：「為卿留赤筆十餘枝，在薦下，可與人使，簪之出入，辟惡災，舉事皆無恙。」因道曰：「王甲李乙，吾皆與之，遂執祐手與辭，時祐得安眠，夜中忽覺，乃呼左右令開被，神以水灌我，將大沾濡，開被而信，有水在上被之下，下被之上。」

不浸如露之在荷，量之得三升七合。於是疾三分愈二。數日大除，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。唯王文英十年後乃亡。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，及兵亂皆亦無恙。初有妖書云：「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，莫知所在，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。」

夏侯鬼語記

孔 暉

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。鎮西謝尚所乘馬忽死，憂惱甚。至謝曰：「卿若能令此馬生者，卿真為見鬼也。」弘去良久還曰：「廟神樂君馬故取之，今當活。」尚對死馬坐，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。至馬尸間，便滅。應時能動，起行。謝曰：「我無嗣，是我一身之罰。」弘臨時無所告曰：「頃所見小鬼耳，必不能辨此源。」由後忽逢一鬼，乘新車，從于許人著青絲布袍。弘前提牛鼻，車中人謂弘曰：「何以見阻？」弘曰：「欲有所問，鎮西將軍謝尚無兒，此君風流令望，不可使之絕祀，車中人動容曰：『君所道正是僕兒，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，不再婚，而違約，今此婢死在天訴之，是故無兒。』」弘具以告，謝曰：「吾少時誠有此事，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，有隨從小鬼數人，弘畏懼，下路避之，大」

鬼過後，捉得一小鬼，問此何物，曰：「殺人以此矛戟，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。」弘曰：「治此病有方否？」鬼曰：「以烏雞薄之，即差。」弘曰：「今欲何行？」鬼曰：「當至荆揚二州，爾時此日行心腹病，無有不死者。」弘乃教人殺烏雞，以薄之，十不失八九。今治中惡輒用烏雞薄之者，弘之由也。

神僧傳 又見高僧傳

法 顯

佛圖澄西域人也，本姓帛氏，少出家，誦經數百萬言，以酥油雜煙灰塗掌，千里外事皆徹見，掌中如對面焉。亦能令潔齋者見，又聽鈴音以言事，無不効驗。欲于洛陽立寺，值劉曜亂，不果。乃潛身草野，以觀世變。時石勒屯兵葛陂，專以殺戮為威，沙門遇害者甚眾。澄欲以道化勒，于是杖策到軍門，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，澄即投止。略察澄從受五戒，崇弟子之禮，後從勒征伐，輒預慰勝負，勒疑而問之，略曰：「將軍天挺神武，幽靈所助，有沙門術智非常，前後所白皆其言也。」勒喜曰：「天賜也。」召澄問曰：「佛道有何靈驗？」澄知勒不達深理，正可以道術為教，因言曰：「至道雖遠，亦可以近事為證，即取器盛水。」